

三 通 小 叢 書

暗 殺 者

漢 敏 威 等 著

黃 源 等 譯

三 通 書 局 編 輯 部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139

注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MG
214
28

三 通 小 叢 書

漢敏威等著
黃源等譯

暗
殺
者

三
通
書
局
印
行



3 1760 0740 3

目次

目

人生的開端（特萊塞原著 顧仲彝譯）……………一

米格兒（哈特原著 胡適譯）……………三一

暗殺者（漢敏威原著 黃源譯）……………五七

次

1

485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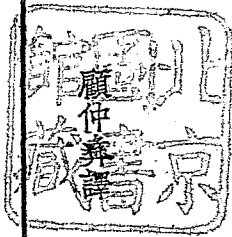
暗殺者

人生的開端(特萊塞原著)

特萊塞小傳

特萊塞(Theodore Dreiser)是美國的革命作家，與新羣衆有密切關係。他生於一八七一年，第一本創作開麗妹妹(Sister Carrie)，發表於一九〇〇年，頗不受讀者歡迎。十一年後才刊印第二本創作，此後幾乎每年一本，其中較爲著名的是理財家(The Financier)一九一二年版，巨人(The Titan)一九一四年版，短篇小說集有自由及其他(Free and Other Stories)一九一八年版。一九二五年發表美國悲劇(American Tragedy)，頗爲批評家所讚賞。

納爾孫·佩忒勝是瑞典父母的年青美國人。他來自達科，是我在紐約最早



2 遇到的朋友之一。我第一次遇見時，他身材中等，一頭黃髮，半灰半藍的眼睛，當時在我看來他的體力很強，並有很大很使人感動的野心。像許多我當時所遇到的人一樣，他的野心是著作。長篇小說，短篇故事，論文——總之，只要能使他得到聲名地位的，他都寫——並且我還覺得他的藝術批評的反響已得到大衆的注意。同時，照我的判斷，他對於著作的心智上的組織不及他自己所知小道的來得完善。他的年齡和智力都嫌不夠，並且也太浪漫。實際上他的生活還不夠，說不定他還看得不夠，對於人生還沒有達到重要的結論——唔，好像吉卜寧所說，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佩忒勝是在西北農場上長大的，那兒的冬天久而冷，夏天短而熱，工作——至少在他家——是多而忙。像其他的農場一樣，他的工作是耕耘、播種、拔草、收割、畜牧、磨粉，飼養，玩耍的時間很少，讀書的時間更少，袋子裏

零碎錢是難得有的。當然，吃、穿、住是有的，但他的父親非常省儉，雖然他有一大塊地，但早就重利的押出去了。佩忒勝有一次對我說：『當我是小孩子時候，我跟一個長兄，兩個妹妹，父母在農場上工作，我常常奇怪我們爲什麼要工作。我們的屋子不很好，我們的穀倉好得多——父親爲了這穀倉，覺得非常驕傲。但是房價拖欠着，至今還沒還。並且沒有時間遊玩。我常常這樣想到星期六，乘父親或大哥坐車到哈得孫去取信，買週報，和購買必不可少的東西時，他們如果帶我去是多麼有趣呀！』

他對於哈得孫的房屋的回憶，非常豐富，那時他覺得那兒的房屋大得像宮殿。藥店、布店、鐵器店、汽油站等等的夥計們都好像比他的地位好。有一件東西在他的生命上好像是哩程碑，那就是高大紅色的米穀昇降機，聳立在哈得孫北太平洋鐵路車站的近旁。在他父親農場的西邊小山上可以望得見那昇降

4 機，黃色的車站，車站上的車廂和電線木。在夏天——即在冬天雪下得不很大

時——他說他有功夫爬上山頂，喜歡這望那昇降機，火車站和停在站臺旁的車輛，尤其是當客車或貨車到站的時候。路過的或轉入支路的火車經過時，那火車頭上冒着的煙感動他得最深。『這種煙，』他有一次告訴我，『我說不出來。他是多麼遠，飄散得多麼快，好像整個外邊的世界向我說話。這使我想到最近我家鄉的大城俾斯麥，我們的週報就從那裏送來的。還有明尼亞波利斯，聖保羅，芝加哥和其他東方的大城。牠們很早攫住我的想像，把它燃熾了。』

他說，在這小村或村裏的學校裏，離他的家有兩英里光景，他得了一點人生的智識。那兒有些書，有時偶然還可以看到明尼亞波利斯或聖保羅的日報和雜誌週刊如世界主義者，星期六，煤礦夫，這一切都使他覺察到外面的偉大世界。他農場上勤苦辛勞的工作暗示給他，脫逃僅不過是時間問題。最後，一個

小錢一個小錢省下來，慢慢的從俾斯麥，明尼亞波利斯，芝加哥，底特律，一直奮鬥到紐約，當然在紐約他迷住了。他從離家到現在一直在想寫東西——成本的书，雜誌上的文章，並且想寫劇本。他做過司機人，芝加哥家畜場的助手，汽車站的助手，某商報的律師，最後做該報的採訪員。在那時那地，他纔決定做訪員。他又告訴我，當他站在父親農場邊的小山上，看着遠處米穀的昇降機和哈得孫的火車煙時，他感動得想寫一首詩，或者像詩一類的東西。不過後來，據我所知道，他從未寫過詩。

5

當我遇到納爾孫·佩忒勝（他對於自己的名字非常自負）的時候，他也沒有寫成什麼值得提起的東西。當然，他曾寫過幾個短篇，一齣戲，但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已經在安定下來替一張不很成功的日報做機械的新聞工作。很古怪的，他並不因為生活的困難而感到痛苦煩悶，卻為懷疑自己創造寫作的能力而

6 覺得到壓迫的疼痛。那時他錢很少，私人努力的時間也很少，但他仍然願意到

紐約無名作家，藝術家所常到的地方去，希望從他們那裏學到什麼東西是值得寫的，並且知道他們怎樣售脫他們的稿件。從他們那裏，他已經學會反抗的口號，不一定反對社會，而是反對老式的，至少是通行公認的文學形式。他和他的朋友充滿着青年所慣有的熱忱，想寫些新的不同的東西，從奮鬥去得到社會小的認識。

叢 有一年之久，他每次來看我，總告訴我同樣的故事，後來他忽然離開了紐約；等到我接到他的信，才知道他已在靠近維爾民敦的某興旺的社會主義試驗場裏參加工作，並在地方報館裏當編輯。他信上說起情形不很好。他的薪水很小，沒有發展的機會。但一樁真正偉大的事情發生了。他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女子，她愛他的深切，跟他的愛她一樣。他們都說不上有錢（從他信上的口氣

暗

，她比他更窮，（不過不管有錢沒錢，他們快要結婚了。他現在的最大野心是回到紐約來，重新再奮鬥。他有意思想寫一部小說，幾篇短篇小說，一齣戲。但在寫這些之前，他必須另外覓得紐約一家新聞報館的職位，並且這報館一定要好一點的。信裏充滿着輕快和樂觀。我以為這都因為是那女子的關係。

殺

雖然他信上寫得那末迫切要回紐約，以後我卻有六個月，一點沒有聽到他的消息。六月之後，他帶着他的夫人出現在我的書齋裏。他到來的目的，照我的判斷，不僅僅證明他是有力的作家，而是介紹他的夫人來見我，他夫人的聰明和姣麗證明他找到娶到這樣的夫人，正是他的運氣和智慧。

者

我一看見她，真的，我就下結論，至少他對於戀愛沒有找錯。她比他年青，非常動人，在我看起來，她比他富於均衡力，外交手段和心智上的穩定，雖然恐怕她缺少他的想像的閃光。當他告訴我最近的經歷，他找到她的運氣，他

8 們的將來的計劃，她好像喜歡凝視和旁聽而不願插嘴——讓她的人格和外貌代

替她說話。

我現在知道他們已結婚四個月了；雖然他們在紐約並無親戚，很少的錢，並且寓所在何處都沒有定局，但是他說她使他拋棄了維爾民敦的職位，到紐約來找事做。

小 很明顯的，從她的外貌和儀態上，她對佩忒勝的信仰比他自己來得強。並且我也可以看出，她覺得有她在旁邊幫助領導，他現在一定能進步。從她的儀態上和時時看他的眼神上，我纔這樣想。我覺得她信任她的丈夫是很愛她的，而他從她的勇氣和憑藉上，得到了力量。她在我的室內走來走去，翻看我的書畫，有時聽了他丈夫的過甚之言，加以糾正，有時用微笑和自信來鼓勵他。後來他們走了，又有三個月不聽得他們的消息。

可是，在這三月中，佩忒勝設法和一家唯一的社會主義日報發生關係，這張日報毫無生氣，銷路也壞。這是暫時的關係，他說，使他慢慢和大些的報館有接近的機會。在這三個月的期間，他又開始寫作。比前成功得多了。他寫的兩篇故事，有一篇賣掉了。並且——雖然他抱歉地說這是暫時的——他們在華盛頓區一條小街上租了一間房。並且在七個月之內，佩忒勝在流行的雜誌上指給我看三篇他的短篇故事。有一篇是描寫西北農場上的佃工的緊張故事，結局是悲劇，但並不是一毫不做作的快樂結局，——這使我相信在這一方面他會成功的。因為這一點，又因為我特別喜歡他，我很高興。看到他熱烈的文學野心，他的可能的失敗常使我煩擾。

兩年之中，三件有趣而有希望的事先後發生。第一件是佩忒勝已在紐約某晚報館得到一個很好的位置。第二件那報上的文藝欄已完全交給他。第三件他

跟阿伐已遷入好一些的寓所裏在五十七號與五十八號街之間，面向東河。這一切因一小孩的誕生而達到了最高峰，我想到佩忒勝的藝術家前程的慾望，我覺得這好像很不適合的。但不久那理由就很清楚了。

三 當他們住在華盛頓區南部單房的時候，我有時去拜訪他們，她的家具雖然很少——幾本書，一張桌子，一張牀，一隻書架，幾扇顏色鮮麗的窗簾，幾盆小花，她能弄得精緻舒適，這是她的聰明的地方，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把空洞的方形房間佈置得非常嬌美。我更加深切感到佩忒勝從前住的地方真是太骯髒，太不舒服了。

在較好的住屋裏，或出於她自己的心思材幹，或由於佩忒勝夢想的精神的實現，她用最富於美感的方式，表達她丈夫和她自己。佩忒勝驕傲地說這是他的小天國，在他們未到之前是一所街角破舊低層房屋，北東兩面的窗開出去，

看見船隻和海鷗。在前面，你可以看到幸福島的輪廓，有煙囪，拱頂，尖頭等等。她裝飾了這三四個房間，他們既快樂又興奮。

春、夏、秋、冬都使這幾間房充滿了美麗和羅曼斯，不論誰見了都不會忘記這些和佩忒勝夫人——就是阿伐——以及那些光滑的表面，鮮明的顏色，尤其是她對於生活和娛樂需要的儉省。

我看出佩忒勝現在很精緻的優閒的舒適安靜了，我覺得他最近幾篇故事的寫成都得歸功於阿伐和她的影響。她很少說到他的書，他的寫作，但她房內一角上的綠屏風後，藏着一只打字機，幾張打了字的稿紙，那幾張放在檯上的校

樣上，也有她的改正，我知道她在幫他忙。並且從他告訴我的許多話當中，他常常提到計劃中的故事結構，他說有的阿伐贊成，有的阿伐不贊成，我就斷定他受到她批評——如果不能算是她激勵他去創造的話——的影響比他願意承認

到了這個時候，我可以看到，佩忒勝已成為他妻子的熱心崇拜者。他在我的書齋的談話裏，他提到了她的鑒賞力，她的文學和藝術的興趣等等，他總表示三 欽佩。我羨慕那站在高瘦烏木几上的高而透明的綠玻璃水瓶，瓶裏放着不是金色而是銀色的鱗魚。兩樣東西都是阿伐找得來的。還有一張狹而長的精緻食桌小，圍着六張破舊的海柏化的椅子，這些她是從偏僻的鄉下找來的。她的挑選書籍，從各個時代各個國家，和佩忒勝的現實的及滿足世俗的觀念，完全不同。她個人最喜歡的是馬基雅弗利的王子，波盧塔克的傳記，雪萊，濟慈，陶孫，寶維孫。佩忒勝的興趣僅在美國，好像只願意收集美國的長篇和短篇小說，但阿伐卻為自己留一小書架，把他的書籍雅緻的放在別處——她替他預備的一間書房。在我自己，過了一時，我也喜歡聽她而不喜歡聽他講話。她的興趣是在

舊世界的文化，常常說到她的父親，她的父親是律師，在遇到佩忒勝前幾年就死了，他一生致力文學，對於美國文學一點也不喜歡。

暗 在我自己，很早就受阿伐的衣服的雅美和潔淨無塵的身體所感動。雖然有

發 了很久時候，他們的進款很少，並且她還上市買東西，整理家庭，燒飯，孩兒生了，還得照顧，但她還有時間去梳洗。至少我每次見到她，她總是很適當的穿飾得齊齊整整。你看到她的頭髮，皮膚或手，沒有不注意到她的小心修飾。她的衣飾雖然不多，並且不貴，但沒有一樣不調和的配合起來；不但衣飾互相調

者 和，並且與她的人都很調和。她知道她的身材纖小端雅，她儘量在隱抑的方式下修飾她自己，使她的美貌，更爲動人。這當然有不少虛榮的分子含在裏面，但這點虛榮却很使人樂意，因爲是並不十分明顯。她並不用做作的舉動，或驕傲的眼光。事實上，她好像完全讓你去看意或不注意，一切由你的高興。總之

，我早知道她是很有野心的，不過並不使人討厭。漸漸的他們的朋友也多起來了，美術家，作家，戲劇家——許多都是我所喜歡接近的。

這十分可愛的家庭中最引動人的是那嬰孩，不過我可以看出，佩忒勝比他妻子要喜歡那嬰孩得多。這使我覺得很有趣。他常常講到那嬰孩，回家去總不會忘掉逗他玩耍一會。她對於那嬰孩的注意在使他穿着整齊，可愛可親，使小他成爲一種半被動的她自己可愛的肖像。可是同時她並不想改造佩忒勝，在觀念上或社會的交應上。

書

我長期觀察他們的共同生活，以及結論，這種的態度，我得到覺得佩忒勝不會改變那自由的抗辯的美國西半部分的氣質。我現在離開紐約，預備作比較長期的告別，我覺得佩忒勝現在已安穩的快樂的生活着了。

一年之後，我回到紐約。佩忒勝是最先來看我的一個人。他看到我的名字

，找出我住在什麼地方，打電話給我。在電話中，他的聲音有點異常，我就猜想有什麼壞事發生了。當他到來，我打開門，就知道我的直覺並沒有錯。你再也不能想像得出，比他更加頹喪更加改變得厲害的青年人。他瘦了一點；一種自然的活潑和喜悅——這是他跟阿伐同居時他的個性——完全消失了。他不但頹喪，並且是有病。他自己最先告訴我，阿伐已經離開他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她愛上了別一個男子。

『唔，這糟透了，』我說道。『你坐下來告訴我罷。喝口酒——讓我看壞到怎樣的程度。』簡短地說，這是壞透了。事實是如此的：

六月之前，一切都很好，至少這樣想。他跟阿伐住在蘇登的寓所裏。她離開他的時候是五月的下半月，他描寫她如何美麗可愛，天氣多麼好——從這描寫裏可以知道他在他生命中是多麼重要。跟平常一樣，他在替The Mail and

Express雜誌寫稿。他不但短篇小說寫得成功，並且由於阿伐的激勵，完成了一個劇本，這劇本還在經理人手上輪流評閱着。在這個時候，作家的虛榮心影響了他。他不願意早先就告訴人這是齣好戲，不過他相信這齣戲一定有人接受。三，一定有人演出，但是那破壞和頹喪的真理是阿伐離開了他。這一切來得太突然，太想不到。

小 他下午五點鐘從辦公處出來，同她吃了飯，預備到友人家去，那時一切像從前一樣都很好，他解釋這段事實時，他的態度執拗兇猛，他的大而強的白手指在椅臂下彈着，他幾乎要賭咒了。他們的飯堂在五十七號街的一面，那扇大窗望見東河。從食桌那面望出去，可以看那平靜的，太陽光照着的河面，他們日常一面喫飯一面談着河上的事。他回家來，她跟他接吻，談笑着那天發生的事情。他告訴我那天他特別快樂，因為那本戲已經完成，正在出售中，在喫飯

暗

發

者

之前和吃飯時候，她跟平時完全一樣，她並沒有平常計劃着離開丈夫的女子的頹喪或沉默的神態，她依然喜笑快活，好像沒有什麼事在煩擾她的心。那嬰孩當時也在旁邊，他們還講到他。但當晚飯吃完，那傭人——現在雇了傭人了——端進咖啡來，她把咖啡杯推開，點上一枝煙，很嚴重的靜默的向他沉思了一兩分鐘，於是說道：

『納爾，我有點很嚴重的事情要告訴你。』他頓然停住，好像一陣冰凍的冷氣吹在他身上——有點怕又有點痛。

於是他就問她是什麼事，他說他當時不情願夢想是真的什麼嚴重事情。她宣告：她要離開他了。他笑着問她說的是什麼，她答道：

『納爾，請你嚴重些罷，因為我是嚴重的。我很誠懇的對你說。我真正愛上了另外一個男子——不是你；我要離開你，跟他去結婚，如果你願意，跟我

離婚。如果你不願意，我也得要走的。」

這並不是長篇小說，我不能把當時精細的顏色都繪摹出來。我記得他說他呆住了，沒有生氣，弱而無力，他不懂，他暴哮，他懇求，他輪流着發作。他們一向多麼快樂。他又問她這樣預先決定的事怎麼到最後一分鐘纔爆發，她怎樣會把她一向的行動瞞過了他。他沒有看見別的男子。什麼時候看見的？什麼地方看見的？他是誰？她告訴他他的名字叫樓伯利，他在華盛頓的外交機關裏辦事。現在他或在阿根廷，或在墨西哥，但正在回來了。她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遇到他的呢？是在某一公衆的宴會遇到的。此後便通信和接觸。不過最重要的是她愛他，要離開佩忒勝，其他都不重要。他應該明白這一點，現在佩忒勝嘆着氣承認了，知道事情已經完全定局。他早就知道阿伐是一個富於思想，堅決，有計劃的人，不過他只曉得關於日常生活的瑣事——關於他們兩人共同生

活的許多事情。他想不到她對於她個人的事情也會這樣靜默，這樣堅決。

總之，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他才回到他的觀察和記憶上去發現何以這樣驚異之事會發生。

暗
者
殺
阿伐不及佩忒勝浪漫，比佩忒勝來得實際——這是真理，我觀察阿伐一年後就覺到，早可以告訴佩忒勝。不過在沒有遇到樓伯利之前，她的確很喜歡他的，因為他代表一種創造的世界，他所喜歡的世界，他至少合於她性情的某一角，反過來，樓伯利，他開始告訴我，是個年青，漂亮，社會上有地位，世界上有經驗的人，代表她性情中喜歡的另一角，代表一精雅的審美的社會的人生的一面，在佩忒勝那裏是永遠找不到的。他呢，太年青太無社會經驗，他的生活太平民化，太人道化，而不是阿伐所渴望的一種生活。

無論如何，她在這宣布脫離或結束的時候，她清理了一下從會面到現在的

生活線索。雖然我所給你們的印象是這一切都 very 安靜的進行着，他們都坐在桌旁面對着面，其實並不如此。事實上他形容自己當時好像一半發狂了。總之，他一時恐嚇她和樓伯利，但他後來覺得完全毫無用處。到了半夜，他爲了將要失去她而感受到身體和心理的劇痛，他走出屋子去跑了一點鐘，回家來又繼續剛纔的討論。他說他不能夠相信這是真的。他不相信。他辯論，他甚至於咆哮道。她最後指點出道：雖然在那時她以爲很深的愛他，後來結婚一二年之內她還是這樣想的，但到後來她明瞭她的喜歡他是要幫助他的工作，幫助他明白沒有她他能夠做什麼，幫助他獨立成功，不是有了她才成功。總之，要他做自己。

後來她找到他已經有了文學或創造的觀念，並且一切事很順利，有了很好的報館的位置，他的第一本戲已經完成——唔，她現在覺得應該讓她去實現她所歡喜的生活——而從來沒有實行過的生活。後來遇到樓伯利，她纔明白她所渴

求的是什麼。所以現在她真實所追求的是去生活，跟他在某一個世界裏生活，在那個世界裏他由家世和訓練已有了相當的地位——這樣的世界就是她所真正渴求的。

我給他一切的同情，雖然說不上什麼勸慰，我的驚異跟佩服勝一樣的大。

我雖然感覺到她的野心和實際精神，但我所看到的決不會使我想到她會這樣突然的離開他的。但是，他說，她已經離開了五個月了。得到他的同意和允許，她把嬰兒帶走，並且在累諾得到了離婚，離婚的費用都是樓伯利出的。嬰兒愛麗斯暫時寄養在德拉瓦她母親的家裏，兩方面同意他可以去看那嬰兒，將來有時也可以佔有她幾天。除此之外，他說，他的驕傲和他的懂得人事使他放棄了她，而他獨自盡力去奮鬥，可是這分離使他總極難忍受，身體上和心神上，即使現在因為她宣告脫離之後，有幾個禮拜，他的生氣完全給打掉了——報上

的特欄也拋棄了，因為他不能做下去，出售劇本更沒有這樣優閑的心思了。起先他還住在原來的寓所裏，但他不能，於是連報館的位置同時都拋棄了，告假休息，但最近他決心完全放棄，離開紐約。真的，他現在心神上有病，不能忍受着住在這城裏，所以這次來一方面告訴經過情形，一方面是向我告別。照他所想到的計劃，他預備到西南去，大概去做牛羊打印的事，因為這是他做過的老事。爲什麼他默在紐約，他自己也說不出，因為他自己並不情願再在紐約閒蕩。在離去之前，阿伐只肯以朋友的情份來見他，但是她想爲他和她還是不見的最好，這雖然使他難受，但我也贊成。可是他的痛苦常常存在，咬骨地痛。

阿伐！愛麗斯！他們小小的寓屋！喔，耶穌基督呀！

後來我表示了我平常的意見，說過得一天是一天，不必去焦慮，將來不論是怎樣總跟過去是一樣好的，何況你還年青，他準備走了，他真的走了，拉了

拉我的手，回過頭來用奇怪，半帶熱情地望我一下，好像我應用着同情的神祕權力，真的可以幫助他。我有三年不看見他。我有五年不看見佩忒勝夫人。

三年之後我從西部回到紐約來，我又找到佩忒勝跟瑟約一報館發生關係。

他主編一欄，還做雜誌的編輯，時時寫些電影劇本，有一本已很成功的在百老匯開映。我們在某處酒館裏會見，坐下來談了一會。我立刻看出這三年的光陰在他起了很大的改變，心神上和身體上。他粗鹵一點了，歡喜尋開心，有經驗得多了，不很浪漫了（至少在表面上）而大大的實際得多了。

『真的，我現在好啦，』他說道，『但是當然，那件事情在當時是個打擊。』

據他告訴我聽，他離開我之後，他到西南的得克薩斯去，他真的做牛羊打印的事做了一年，他很喜歡這件工作。後來他跑到墨西哥去，一直到墨西哥京

城，在那裏他找到了一連串的故事，有些他希望能夠編成電影。過了一時，他寫作的熱忱又高漲起來，他在前年又回到了紐約。沒回來之前，在新奧爾良他找到了另外一個女子——聰明，美麗，現在他跟她同居着，他們的近況非常好。她不是阿伐，但是她是個很好的女子，知道阿伐和他的一切事情。不，他們沒有結婚。他不想再試一下，至少暫時不。但是他的確喜歡愛美俐，說不定他們將來會結婚。內中最重要的是一件有趣的事實：愛美俐也是一個作家，至少她希望做一個作家，她已經寫過出版過許多故事。她是從聖安多尼俄來的書，遇到佩忒勝的時候正在新奧爾良從事新聞事業。他跟她在一起之後寫成了兩電影劇本，都已由電影公司購了去，一張正在電影院中上映。我問他現在好了麼，完全恢復了麼？喔，當然，這當然不是一天可以忘得了的事。說不定他太愛阿伐了。他當時也許太一往情深，但是他要設法不再讓這種事情發生——無

暗

殺

者

論如何，不會那樣的了。他微笑，我可以斷定他不是真正完全恢復。這個傷痕，很深，傷痕的記認，可以在他的聲音裏和眼睛裏聽看出來。自從他離開紐約之後，唯一的治療法是工作，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回來之後，看見過嬰兒，但當然不去看阿伐。不去再看！當她和她的丈夫在意大利和巴西執行外交的職務時——大部分時間在外國——那嬰孩就在華盛頓寄養在阿伐的母親家裏，阿伐的母親他很喜歡，去看了對他也沒有什麼損害。

除了第一次的不幸事件外，他覺得現在並沒有什麼不滿足的地方。他很忙，他和愛美倒希望在那萊塢做點事情，我的結論是在我面前的那位青年正在從事第二種他所挑選的生活，他在竭力設法使他喜歡這生活。但是決不是站在達科他山頂上望米穀昇降機和東部城市的浪漫青年了。他依然很強壯，健康，有活力，但夢想已翁失了——年紀僅不過三十三歲。

我不記得過了多少時候，我遇見了阿伐。說不定兩年，說不定四年。我看見她的時候在一銀行家的家裏，臨窗可以望見中央公園。到來吃飯的客人有十位。後來音樂開奏，跳舞開始，又來了許多客人。阿伐和她第二丈夫是在後來的客人中間。我沒想到她，也不曉得她現在的新姓，我完全想不到這個故事會在這兒結束；我站在火爐旁邊，看過桌去，我纔看到她，看到她的眼裏去。立刻她用認識的眼光回看我，她一笑。「喔！」她叫出來道，我立刻跑過去，說了七年不見，還提到蘇登那地方，她就告訴我幾年來改變的事情。當然，納爾孫已經告訴過我了。她知道他會告訴我的。事實上，如果當時我在紐約，她一定會親自來告訴我或寫信給我，因為她覺得納爾孫如果能跟我接觸，一定會好過一點。但是實際上我不應該怪她不對。「我猜這事太可怕了，」她續說道，「但是我覺得這還是最好的辦法。第一點，我對於納爾孫的情分並不是他所想

望的，或者至少，不是他要我的用情方法。你知道，我們剛會面的時候，他的地位很低，我自己也困苦得很。我父親死了，我把以為有愛情的情人丟開了。並且，納爾孫當時極需要人家幫忙，我覺得我可以幫他忙。於是他一直追求我，但是我猜我當時也不對。無論如何，我以為我可以幫他忙，我並且的確幫過他忙。至少，我把他從維爾民敦帶出來，叫他回到這兒來工作，你知道的罷。」

『是的，我知道，』我說。『你替他做的比幫助還多。』

『並且，』她續說道，『當我離開他的時候，他已經能獨立了。他有一個好位置，多少有點兒名聲，他的第一齣戲已經完成。有一件事情我怕的就是納爾孫太想依靠我，並且我知道他不應該依靠我。他富於天才，應該自己去努力成就。現在他做到了。』

我微笑，想到他第二次的聯姻。她沒有注意到。

『他真正所需要的，』她續道，『是自信力，在我離開之前，他已經得到了。並且，我跟他結婚後不久，我明白我所嫁的並不是我所喜歡的人，如此我就不能夠快樂。如果我不能快樂，他自然也不能夠。』

『但是那孩子呢，』我問道。『她怎麼樣？』

『喔，』她續道，『我不應當告訴你，不過我並不要愛麗斯。納爾孫要。她完全是偶然有的。並且，我當時很想施行手術。雖然我喜歡愛麗斯，我現在知道生她是我的錯誤，按照我當時的感覺。但我依然想，為納爾孫關係，還是最好的。我當時就知道這一點。但你不要以為我們吵過架。我們沒有吵。不是這個。嚴重的事是我真正愛上了柏頓——樓伯利先生——當我一眼看見他。這是我注定的命運。並且，』——她在這裏頓一下，半確定地半退讓地——『喔，

唔，這件事唯有這個辦法。沒有別的方法，照我看——沒有真正誠實的方法。我不能這樣下去。當然這使我難受。這使我難受，但我覺得這是我能夠做的辦法——很快很真實的。」

『十分對的，』我說，對於她的話覺得很真實很同情，她告訴我的完全是事實。『並且你大概是對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愈快愈好。但告訴我一件事：爲什麼你要這樣做呢——五月的下午，晚飯之後？』

『喔，這個。我知道這看起來很兇。我現在看起來都覺得兇。但是我告訴你，一方面是爲我，一方面是爲納爾孫。納爾孫這樣的愛我，又愛我們創造出來的地方，所以我覺得普通的方法我絕對不能用——用長而慢的解釋。當時我覺得唯有戲劇化一下纔能使事情清楚明白。並且，我不能做得比我所做的還要確定。我知道這個。並且——唔，我想不出別的更真實更確定的方法。』

『但是五月的春天！』我說道。

『喔，是的，我知道。五月的春天，喔，親愛的！』她很古怪的看著我，一半懇求我似的，於是加說道，『但是我丈夫來了。樓伯利先生——特萊塞先生。』

三
 我看樓伯利先生，於是看看她，我能夠明白，原諒地，為什麼從前所發小生的一切事情。他比佩忒勝更近於她的一類。高大，膚黑，優美，善於外交，和善，保守，我猜想這些情性對於她是最能夠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他和她都合於他們暫時喜歡的世界。

可是，佩忒勝！但是我當時對我自己說，我們中間有幾個覺得我們有應該有的東西。有多少東西完成我們，也有許多東西破壞我們。關於佩忒勝，我覺得對他是最有益的。他這樣一來事實上能做更好的工作。他有一齣戲是關於這

一點的——他自己的故事。

米格兒(哈特原著)

胡適譯

哈特小傳

哈特(Francis Bret Hart)一八二九年生於紐約省的省會。他的父親在本城大學教授希臘文，死的很早，死後家很貧，他只受了初等教育，十七歲時，跟他母親遷往西方，到了加里福利省。他在西美做過鐵工，印刷工，信差，教員，報館主筆。他編輯The Californian報時，發表了一些「縮本小說」，很受人歡迎。一八六八年，他創辦Overland Monthly為太平洋海岸最早的重要文學雜誌，他做了幾年的編輯，發表了許多短篇小說和詩歌，不但引起了東美人士的注意，還引起了歐洲文學界的注意。

哈特是短篇小說的一個大師。他的小說描寫西美開拓時代的生

法，富於談諧的風趣，充備着深刻的悲哀，又長於描寫人的性格，遂開短篇小說的一個新風氣，影響後來作者很深。

從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九八年，三十年之中，他的作品出版了四十四冊。他在加省大學做了一年教授，回到紐約，住了八年；出去到德國英國做了幾年領事。一八八五年以後，他住在英國倫敦，專心做文學事業。一九〇二年，死在英國。（節譯大英百科全書小說傳。）

我們車上連駕車內共是八個人。最後這六里，路太壞了，車子震動的厲害，把法官先生的博雅的談鋒打斷了，所以我們都沒有說話。法官先生身邊坐的那位高架子早睡着了，一隻手腕穿在車上的皮帶裏，腦袋枕着手腕，軟縣縣的一堆，活像上吊的人解下來太晚了的樣子。後面座位上那位法國女太太也睡着了，卻還是一派半知覺的規矩態度：手裏捏着一塊手絹，遮着半邊臉兒，那位勿金尼亞城的女太太——同她丈夫一塊兒旅行的——縮在鄧一大堆髮帶，面罩

，皮圍領，肩衣的裏面，早已認不分明了。

車廂裏什麼聲息都沒有，只聽見車頂上的大雨和車輪戛戛的聲響。忽然車子停住了。我們約略聽見外面說話的聲音。分明是趕車的正在同路上的一個人說話，話雖聽不清楚，風雨裏括進來的「橋沖掉了，」「兩丈深的水，」「走不過，」還可以聽得出。

暗

殺

者

一會兒，話聽不清了，忽又聽見路上的人大聲說：「試試米格兒家罷。」車行的時候，我們瞥見大雨裏一個騎馬的人衝雨而去，那就是指引我們的路的人。我們的車大概是趕向米格兒家去。

米格兒是誰呢？在那兒呢？

我們一羣人自然都望着法官先生，可是法官先生雖然熟悉這一帶的情形，卻不記得這個名字。那位窪夏旅行家猜說米格兒大概是開旅館的。我們只知道

前後都漲了大水，只有米格兒家是我們避雨之處。

車子在一條岔路上走了十分鐘，路窄幾乎容不下公共馬車，好容易到了一個人家門口，兩邊是石頭堆成八尺高的牆垣，中間是木板釘橫木的門，這分明是米格兒家了，又分明米格兒家不是開旅館的了。

趕車的余八跳下去推門，門卻鎖的很牢。余八喊道：

「米格兒！米格兒！」

沒有人答應。余八生氣了，又喊：

「米——格兒！你這米格兒！」

公共馬車上的轉運公司夥計也幫着喊道：

「呵，米格！米吉！」

米格兒總沒有回聲。法官先生把車窗打開了，伸出頭來，嘮嘮叨叨地問了

許多話，余八不理他，只回他道：

『要是我們不想坐在車廂裏過夜，大家還得高擡貴體，下來幫着把米格兒喊出來罷。』

於是我們都站起來，齊聲喊着『米格兒，』又一個一個陸續喊着。喊聲剛完，我們車頂上的愛爾蘭朋友也喊道：『梅該兒！』我們聽了他的土腔，都忍不住大笑。

我們正在大笑！趕車的余八忽然喊道：

『呀！』

我們聽時，原來牆的那邊有人學我們的喊聲，把我們喊的『米格兒。』連那位愛爾蘭朋友的『梅該兒，』都喊回來了。我們都很奇怪。

法官先生說：『異常可怪的返響。』

余入罵道：「異常可怪的混帳！」他接着喊道：「米格兒，出來罷。大大方方地做個人，米格兒，不要躲在暗地裏。」這時候余入已氣的直跳了。

牆那邊的回答仍舊是「米格兒！」「呵，米格兒！」

三
法官先生文皺皺地說：「我的好人，米格兒先生，請你想想，這樣淋漓的大雨裏，還有女太太們，你若閉門不納，豈非太沒有地主之誼了？真的，先生小呵，……」牆那邊一陣子「米格兒」「米格兒」打斷了法官先生的演說。

書
余入忍不住了。他在路邊拾起一塊大石頭，把板門搥倒，帶了轉運公司的夥計直走進去。我們都跟着進去。

裏面一個人也不見。天色漸黑下來了，一些矮薔薇的葉子上的雨水濺到我們身上，我們知道我們站的地方是一個花園，面前是一所長長的板屋。

法官先生問余入道：「你認得這位米格兒嗎？」

余入忿忿地說：「不認得，誰愛認得他！」余入覺得這個頑梗的米格兒膽敢這樣藐視「殖邊公共馬車公司」的車夫，殊屬可惡之至。

法官先生想到推倒不相識人家的門，覺得不妥，正要說：「可是，余入，你……」

余入挖苦他道：「法官先生，您老人家最好還是請回到車廂裏坐下，等人家來正式介紹您罷？我可要撞進去了。」他推開了板屋的門，後面跟着轉運公司的夥計走進去了。

我們都跟着擠進去。

裏面一間長長的房間，房的盡頭有個壁爐，柴火快滅了；這間大房裏只有這點點火光照着。牆上糊着怪樣的紙，閃閃的爐火光使牆紙的花樣更覺刺目。爐邊一隻有扶手的椅子上坐着一個人。

余八喊道：『喂，你就是米格兒嗎？』

那人不同話，身子也不動。余八氣忿忿地走上去，拿車上的手燈向他臉上一照。那人是一個男人，年紀像不大，臉上很有皺紋，顯出早衰的樣子；瞪着很大的眼睛，眼光裏露出那種絕無所為的凝靜，絕像我見過的貓頭鷹的眼光一樣。那隻大眼睛慢慢地從余八的臉上移到燈口上，瞪住那光亮的東西，好像不認得那是什麼似的。

余八勉強忍氣，對他說：『米格兒，你耳朵聾了嗎？你總不會是啞巴罷？』他走上去扳住那人的肩頭，用力一搖。

我們只見余八一放手，那人分明癱下去了，身子縮小了一半，剩了一大堆腫脹的衣服。我們都跳了一跳。

余八倒沒了主意，口裏說：『糟啦，怎麼回事！』眼睛望着我們，退了下來。

來。

法官先生走向前，我們幫他把那位沒有脊梁的怪物扶起來，恢復他原來的樣子。我們叫余八拿燈去探看外邊，因為這裏既有這個殘廢的人，附近總不會沒有看護的人。

暗
我們圍攏在爐火邊。法官先生如今恢復了他的氣派了，——他站在我們面前，背向着壁爐，——把我們當作一班想像中的陪審員，他開始訓話了：

者
『據我看來，我們這位朋友或者是已經到了莎士比亞所謂「葉枯而黃」的景況，或者是他的心理上同生理上害了早衰的病症。不論他是不是那米格兒，

……』

他說到這裏，又被一陣子『米格兒！』『呵，米格兒！』『米格來！』『米吉！』打斷了。這種喊聲簡直同我們在牆外聽見的一樣的。

我們彼此相望，都不免有點驚訝。法官先生覺得那聲音好像正從他的肩膀上發出來，他也嚇的連忙退位。但一會兒我們就發見那聲音的來源了，原來壁爐上方的架上站着一隻喜鵲。現在他完全靜默了，絕不像剛才那貪嘴的樣子。但我們路上聽見的喊聲一定也是他的學舌，和椅子上那位朋友毫不相干。

這時候，余八回到屋裏來了，外面人影也沒有一個，他不信喜鵲會開他的玩笑，所以他還觀着椅子上的人，滿懷着疑心。他尋得了一間空舍，把馬安妥停當了，走進來時，一身淋的透濕，滿臉的不相信。他說：「這屋子周圍十畝之內沒有一個人，只有他這個渾小子。他自己也知道。」

但我們多數人的意見是不錯的。余八的氣話還沒有說完，我們就聽見門口有很快的脚步聲響，還夾着濕裙子拖在門階上的聲音。門開了，一個年輕女子走進來，——雪白的牙齒，晶瑩的眼睛，絕無拘束而又絕無狐疑的神氣，——

她隨手關上門，喘着氣，靠在門上，開口說：

「哦，對不住，我是米格兒！」

原來這是米格兒，——這個晶瑩妙目，響亮喉嚨的少年女人，她的藍粗布的濕衣服遮不住她身上的曲線美；從她頭頂上漆皮男雨帽罩着的栗色頭髮，到她腳下男式粗靴遮着的腳和踝骨，樣樣都是優美的風標；——這是米格兒。

她對我們笑，輕盈地，爽快地笑。喘息還不會定，一隻手叉着腰，全不管我們一隊人一時無話可答的窘狀，全不管余八這時候完全被征服了的醜態，——她侃侃地說：

「孩子們，你們經過大路的時候，我離這兒足足有兩里多路。我猜着你們也許到這兒來歇腳，所以我直跑回來，我知道家裏沒有人，只有吉梅，——那，——那，——我氣還喘不過來，——那可糟了。」

米格兒說到這裏，摘下那頂雨淋的漆皮帽子，一個回旋，灑了我們一陣雨點子，她伸手去摸頭髮，掉下了兩支髮針：她嫣然一笑，坐在余入的傍邊，兩隻手交叉在衣襟上。

三 法官先生第一個回復原狀，他正要開口說一番大大的恭維的話。她只正色說道：『對不起，那一位給我拾起那支頭髮針。』五六隻手都伸下去，髮針檢起了，還給牠的美麗主人。

書 米格兒走過去，深深地看着那病人的臉。那病人的凝靜的眼睛也望着她，眼裏忽然露出一種我們不曾見過的神氣，就像生命和知識都掙扎着要回到那皺紋的臉上似的。米格兒又一笑，——一種可以替代無限語言的一笑，——仍回過她的烏黑眼睛和雪白牙齒來對着我們。

法官先生吞吞吐吐地說：『這位有病的先生是……』

米格兒說：『是吉梅。』

『是你的父親？』

『不是。』

『是你的哥哥？』

『不是。』

『是你的丈夫？』

米格兒向那兩位女客（我們男性對於米格兒的傾倒，她們兩位是不參加的）看了一眼，——很敏銳而微帶挑釁的一眼，——她正色說道：『不是，是吉梅。』

這時候，大家都覺得很窘，誰也不說話。那兩位女客彼此更移近了。那位窪夏丈夫把眼直瞪着爐火。那位高架子閉着眼睛，好像向肚子裏求救兵。

但是米格兒又笑了，她的笑是會傳染的，遂打破了大家的沉默。她說：『

來罷，你們總都餓了。誰幫我料理茶點去？」

她的助手可不少。不到一會兒，余八在那兒搬柴了；轉運公司的夥計在廊沿上磨咖啡了；我也得了切醃肉片的苦差使。法官先生往來巡閱，到每人跟前，總有他的話說。等到米格兒同她的兩個助手——法官先生和那位愛爾蘭朋友——把屋子裏所有的磁器陶器鋪好桌子，我們都很高興了，——也不管窗子上小的雨聲，也不管煙囪裏捲下來的冷風，也不管屋子那一頭兩位女太太唧唧噥噥的低語，也不管高架上那隻喜鵲的幾聲怪叫——大概是微婉地評論她們的談話。爐火興旺起來了；火光裏我們才看出牆上糊的都是有圖畫的報紙，在布置上頗顯出女性的嗜好和性情。屋裏的家具都是隨時用現成材料變成的；蠟燭箱和運貨箱，蒙上了鮮豔顏色的印花布或野獸皮，便都成了家具。吉梅坐的安樂椅便是一隻麵粉箱改造成的。屋子裏雖然樸素，卻清楚整潔，還帶一點畫意。

暗

這一餐飯，在滋味上固然是大成功，在社交上尤是大勝利。這不能不歸功於米格兒領導談話的過人本領。她會問話，問時的態度非常坦白，使人不好隱藏遮飾。於是我們大談我們自己，談我們的志願，談我們路上的事，談天氣，——什麼都談，只不談我們的主人和女主人。

殺者

米格兒的談話是不文雅的，往往不免文法上的錯誤，有時她還用幾個發咒的字，平常是只許我們男人用的。但她說話時，牙齒一露，眼光一閃，說完總帶一笑，——米格兒的特別一笑，——又坦白，又誠懇，自然使人心裏爽快。

吃飯的時候，我們忽然聽見一種聲音，像是一個笨重的身體在外面牆上摩擦的聲音；接着又聽見門上有爪爬和鼻嗅的聲音。我們都望着米格兒，她說，『這是家坤。你們願見見他嗎？』我們還沒有回話，她已開了門。原來是一隻半大的灰熊。（註一）他見了米格兒，便蹲在地上，身子挺直，兩隻前腳向下

垂，做出討飯的樣子；他的眼睛直望着米格兒，顯出崇拜敬愛的神氣，活像我們的余八。

米格兒說：「這是我的看家狗。」她見那兩位女太太嚇的直躲到房子的角上，又說道：「他不喫人的，」她拍拍那熊，說：「可不是？好家坤，你不喫人，可不是？」她把家坤喂飽了，趕他出去，把門關上，才對我們說：「你們的運氣可直不小：你們今晚到這兒來的時候，幸虧家坤不在這兒。」

法官先生問：「那時他往那兒去了？」

米格兒說：「他跟着我咧。上帝保佑他；他每晚上跟着我走，就好像他是一個男人似的。」

我們半晌說不出話，只靜聽着門外的風聲。大概人人心中都想着同樣的一幅圖畫：一個米格兒冒雨在樹林裏走，身邊跟着那可怕의 同伴。法官先生引古

詩裏的禹娜同她的獅子（註二）的故事來贊美米格兒，但她聽了這種恭維的話，同她聽見別的讚語一樣，也只是淡淡地受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真不覺得我們對她的傾倒，——她總不會看不出余八對她那樣熱誠的崇拜罷！——但是她那種坦白的神情表示出一種絕對的男女平等，使我們一隊裏的幾個少年人實在感覺慚愧。

只有那兩位女太太對米格兒仍舊很冷淡，那隻熊的一回事也不會增添她們對米格兒的好感。晚餐吃完之後，余八搬進來的松樹枝，儘堆在爐子裏，總敵不住這兩位女客放出來的冷氣。米格兒也覺得了，她忽然說，『大家都該歇息了，』站起來引導兩位女客到隔壁房裏去睡。她說，『你們幾位只好在這爐火邊將就過一夜罷，我這裏只有那一間房。』

我們男人向來是不喜探聽或議論人家私事的。然而我不能不承認，這一回

的米格兒一走出去，剛關上門，我們立刻擠攏在一堆，有低聲談論的，有暗笑的，有冷笑的，大家紛紛猜度這位漂亮的女主人和她的怪同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甚至於有人走上去摸摸那風癱的吉梅，他坐在那兒就像一個沉默的石象，漠然不動地瞪着我們的紛紛議論。

三

我們正在亂烘烘地議論，忽然房門又開了，米格兒回到這房裏來。

小

她分明換了一個人了，全不像剛才那樣閃灼逼人的米格兒了。她的眼睛望着地下，手裏拿着一條毯子，在門檻上躊躇不進，剛才我們最傾倒的那種豪爽的英氣好像全丟在房門外了。她慢慢走進房來，拋過一條矮凳子放在病人的椅子邊，坐在凳上，把毯子披在背上。她說：『孩子們，要是你們不見怪，今兒太擠了，我就在這邊過夜罷。』她說時，拉過病人的手，放在她手裏，眼望着爐火。我們都覺得這不過是警告我們他們倆的親密關係，並且我們覺得剛才不

該背地裏議論，所以我們都不好意思說什麼。

外面大雨打在屋頂上，有時一陣狂風從煙囪裏捲下來，使爐子裏的殘火忽然光亮。過了一會，風雨似乎靜了一點，米格兒忽然擡起頭來，把頭髮拂在一邊肩上，回轉頭來問我們道：「你們當中有認得我的嗎？」

暗

我們沒有人答應。她又說：「你們想想看。一八五三年我住在馬利鎮。鎮上人人認得我，人人可以隨便認得我。我那時開寶家酒店，直到六年前才和吉梅來這兒住。也許我的樣子變了一點了。」

者

因為大家都不認得她，她倒有點躊躇了。她仍回過頭去望着爐火。停了幾秒鐘，她才繼續說下去，這回說的更快了：

「我以爲你們總有人認得我的。沒人認得我，那倒也不相干。我要說的是……這兒的吉梅……」——她說時，雙手執着吉梅的手——「吉梅那時認得我，

在我身上花了許多錢。我算算他的錢大概全都花在我身上了。忽然有一天，

——六年前的冬天——吉梅來到我的房裏，坐在我的沙發椅上，就像你們現在看見他坐在那椅子上的樣子，一坐下就永遠不能動了。他癱成了一堆肉，自己全不知道怎麼一回事。醫生來了，都說他的病根深了，——因為吉梅平日過的是很野的生活，——醫不好了，並且活不長了。醫生都勸我把他送到金山交給小醫院，因為他已成了廢人，活着也不過是一個累人的孩子。我當時也許是爲了吉梅的眼睛像是對我說什麼話，也許是爲了我自己不會有過小孩子，——我只對他們說，「不。」那時候，我手頭有錢，因為人人都喜歡我，——上等人像你們這樣的，也都來看我，——我把酒店賣了，買了這塊地方，因為我喜歡這地方不當大道，沒有行客往來。我把我這孩子帶了來。」

女人自有她天生的機警和詩意，她一面說，一面慢慢地移動她的身子，讓

那殘廢的吉梅留在她和我們的中間，她自己退到那病人的影子裏，好像她有意要讓這默默的殘影來解釋她的一番作爲。雖然一聲不響，雖然臉上毫無表現，然而他可以替她說話；微弱的殘影，被神靈的雷震壓倒了的殘影，然而他還伸出一隻無形的臂來抱住她。

站在暗處，仍舊執着他的手，米格兒繼續說下去：

「我初來時，許久許久，還過不慣這兒的生活，因為我從前有的是朋友，享受的是快樂。我尋不到女人來幫我，男人我不敢僱用。但我常常尋着附近的紅土人做點雜事，糧食等等又可以從北岔鎮上運來，吉梅和我也就居然勉

得下去。薩克拉門杜的醫生有時候來這兒走一輪，他來時總要看看「米

孩子。」他臨走時，往往對我說：「米格兒，你真是個好漢，」

！我聽了心裏高興，便覺得不怎樣孤悽了。可是上一次醫

，他回頭對我說：「米格兒，你知道嗎？你的孩子快要長成可以光耀他的母親；可惜不在這個世界，米格兒，可惜不在這兒」

得他走出去時，臉上很悽慘。以後——以後……」說到這裏，米格兒靜了。

三

通

小

叢

書

停了一會，她又擡起頭來，說道：「這兒附近的人待我總算很好。起先北岔鎮上的男人常常來這兒鬼混，因為我總不理他們，他們也就不來了。鎮上的女人更好心了，——她們從不上這兒來。初來時我很覺得寂寞，後來我在那邊樹林裏拾着那隻小熊——家坤——那時他還小咧，我教他每天問我討飯吃；還有百俐，——那就是這喜鵲兒，——她學會的把戲多着咧，晚上聽聽她的說話，倒也很熱鬧，所以我倒不覺得這兒只有我一個人了。至於吉梅……」她又笑了，站到光火亮處來，「吉梅，孩子們，你們不要小看了我這孩子，他懂的事情

多咧。有時候我給他捎些花回來，他直望着，好像全都認得。有時候，他坐在那裏，我把牆上糊的畫報讀給他聽。呵呵！這一冬天我把這一邊牆上的東西全讀給他聽了。他才愛讀書咧。」

法官先生問道：「你這樣忠心待他，爲什麼不嫁了他呢？」

米格兒說：「吉梅病到這樣子，我若乘他不能回絕我的時候同他結了婚，我覺得總有點對不住他。還有呢，我現在這樣服侍他，是我高興這樣做的；要是我們做了夫妻，就像我不得不這樣做了。」

法官先生說：「但是你還年輕，又有這樣美貌。」

米格兒正色說道：「夜深了，你們都該睡了。孩子們，晚安。」

往頭上一披，躺在吉梅的椅邊，她的頭枕着吉梅擱腳的小凳了。

爐火漸漸淡下去，我們各人悄悄地尋自己的毯子；不聲息全無了，只有屋頂上滴滴的雨聲和睡着的人的鼾聲。

我做了一個噩夢，醒來時，快天明了。風雨已過去了，天上星出齊。

三 圓的明月從牆外松林頂上直照到窗裏來。月光含着無限的慈祥，照着椅子上那孤寂的人，米格兒的頭髮（如古時那個絕美的故事（註三）上說的）浸洗着她心愛的人的腳，那似水的月光浸洗着她的頭。余八睡在他們倆和我們的中間，一隻臂膊斜撐着頭，眼睜地看守着他們。在這純潔的明月光裏，連那粗魯的余八身影都好像充滿着詩意了。

一會兒我又睡着了。醒來時太陽已出來，余八站在我面前，『大家起身』的喊聲還彷彿在我的耳朵裏。

桌上擺着咖啡等我們，可是米格兒早已走了。我們在屋子的四周尋她，馬

暗

都駕好了，我們還不肯就走，但她還不回來。分明她不願和我們正式告別，所以讓我們自由而來的仍舊自由而去。我們把兩位女太太扶上了馬車，回到屋裏，很肅靜地同那風癱的吉梅握手告別，每人握手後，都很肅靜地扶他坐好。然後，我們對這間長長的房子望了最後的一眼，看了米格兒坐的那隻小櫛子，方才一個一個上車坐下。鞭子一揮，我們走了。

殺

我們剛走上了大路，余八的敏捷手腕忽然一拉，六匹馬齊齊跪下，車子一震，立刻停了。因為路邊一座小墩上站着米格兒，她的頭髮在風裏飄着，她的眼睛放着晶瑩的光，手裏揚着白手巾，她的雪白牙齒裏送出一聲最後的「再會了。」我們都揚着帽子答謝。余八——好像他恐怕又入魔了，——余八用猛勁打上一鞭，車向前進，我們都跌回各人的座上。

55

一直到北岔鎮，我們在路上沒有談一句話。車停在獨立旅館的門口。我們

下了車，法官先生在前引導，我們跟着，走進酒排間，肅靜地站在櫃臺前。

法官先生恭恭敬敬地脫下他的白帽子，開口說道：「諸位先生，你們的杯子裏都有酒嗎？」

都有了。

「那麼，大家一齊，我們祝米格兒的健康，上帝降福與她！」

也許上帝早已降福與她了。誰知道呢？

附註

(註一) 灰熊 (Grizzly bear) 是北美洲西部的一種有力的大熊，故學名為 *ursus horribilis*，意為可怕的熊。

(註二) 再娜 (Una) 的故事見于英國詩人史本叟 (Spenser) 的仙女王 (The Fairy Queen)

〔註三〕頭髮洗刷的故事，似是指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節婦女「眼淚溼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的故事。

暗殺者（漢敏威原著）

黃源譯

漢敏威小傳

漢敏威（Ernest Hemingway）以一八九八年七月生於美國伊里諾斯。幼時就學本鄉，歐戰前曾充Kansas City的報館記者；大戰時在意大利戰線作戰，受了傷，曾得過意大利的勳章。

漢敏威是美國的新進作家，也能說是美國每篇小說的權威。他的作品以形式手法的獨特新奇，頗博得歐美讀者的歡迎。他出版的小說有我們的時代中，太陽也昇起來的，沒有女人的男人等。他的代表作，那要推武器再會吧（A Farewell to Arms）一書，本局已有出版。

亨利點心店的門開着，有兩個人走進來，在櫃檯前坐下了。

「吃什麼？」佐治問他們。

「我不知道，」一個說，「阿爾，你要吃什麼？」

屋外天色漸漸暗了，窗外路燈亮了。兩個人在櫃檯前看菜單。尼克，亞當，斯在櫃檯另一頭注視他們。他在他們進來時，一逕在和佐治談話。

「我來個炒牛腰，加點蘋果沙水和馬鈴薯麵，」第一個人說。

「這菜還沒有。」

「那麼寫在菜單上幹麼的？」

「那是晚餐的菜，六點鐘就有。」佐治這樣說明。於是他望一望掛在櫃檯後面牆上的鐘，又說：「現在還只五點鐘。」

「不是已五點二十分了麼？」第二個人說。

「這隻鐘快二十分鐘。」

「哦，這隻鐘在見鬼，」第一個入說。「那麼你們究竟有什麼東西可吃呢？」

「夾肉麵包，樣樣都有，」佐治說，「火腿蛋，鹹肉蛋，鹹肉炒肝，或者牛肉片。」

「給我弄個油炙子雞來罷，放些綠荳，奶油沙水和馬鈴薯麵。」

「那是夜飯菜。」

「我們要的樣樣都是夜飯菜，嘔，你們的生意這樣做法！」

「火腿蛋，鹹肉蛋，肝，我們祇有這些。」

「算了，拿個火腿蛋來吧，」那個名叫阿爾的說。他頭戴一頂圓頂氈帽，身穿一件胸口有鈕釦的黑外套。他的臉龐，又白又小，兩脣緊閉着。他圍着絲圍巾，還帶着手套。

「給我弄個鹹肉蛋來，」另一個人說。他的身材和阿爾相差不多。面貌可不同了，但衣服又穿的像雙生子一般。兩個人穿的外套都是太緊了。他們兩肘抵在櫃檯上，身子靠前坐着。

「喝的有什麼？」阿爾問。

「銀啤酒，啤服酒 (Pevno)、生薑啤酒，」佐治說。

「我問你有什麼酒可喝的？」

「我剛剛說過了。」

「這可是個熱鬧的市鎮，」另一個人說。「叫什麼鎮？」

「散密忒。」

「你可曾聽到過這名字？」阿爾問他的朋友。

「沒有，」他的朋友說。

「你們在此地晚上幹什麼？」阿爾問。

「他們吃夜飯，」他的朋友說。「他們都來此地，大吃特吃。」

「這纔好呢，」佐治說。

「那麼你以為那是好的？」阿爾問佐治。

「當然囉。」

「你是個極伶俐的傢伙，是不是？」

「當然囉，」佐治說。

「唔，你可不是，」另一個身材短小的人說。「阿爾，他呢？」

「他是不說話的，」阿爾說。他掉頭去問尼克。「你名字叫什麼？」

「亞當斯」

「又是個伶俐的傢伙，」亞爾說。「瑪克司，他是不是個伶俐的傢伙？」

「這鎮上的人全都是伶俐的，」瑪克司說。

佐治將兩個大盒子放在櫃檯上，一盆火腿蛋，一盆鹹肉蛋。他又把那兩碟子油煎馬鈴薯放下去，便去關上那通廚房的小窗。

「那一盆是你的？」

「你還記得麼？」

「火腿蛋。」

「好一個伶俐傢伙，」瑪克司說。他身軀朝前，伸手去拿火腿蛋。兩個人
書 都帶手套吃菜。佐治看着他們吃。

「你看什麼？」瑪克司釘着佐治問。

「不看什麼？」

「看的是畜生！你不是儘管在望着我麼？」

「這孩子也許以為在開玩笑，瑪克司，」阿爾說。

佐治笑了。

「你不該笑，」瑪克司對佐治說。「你終究是不該笑的，知道麼？」

「知道的，」佐治說。

「他還自以為是不錯哩，這也是個好傢伙。」瑪克司對阿爾說。

「哦，他是個思想家呢，」阿爾說。他們繼續着吃。

「在櫃檯那面的好孩子叫什麼名字？」阿爾問瑪克司。

「噲，伶俐的孩子，」瑪克司對尼克說。「你繞到櫃檯那端去和你的年輕

的小朋友在一處吧。」

「那是什麼意思？」尼克問。

「沒有什麼意思的。」

「伶俐的孩子，你還是到那邊去的好，」阿爾說。尼克就繞着走到櫃檯後面去了。

「那是什麼意思？」佐治問。

「不干你事，」阿爾說。「誰在廚房裏？」

「你說黑人，那黑人幹麼的？」

「那黑人是廚司。」

「叫他過來。」

「你們到底以為是在什麼地方？」

「我們很知道是在什麼地方，」那個叫瑪克司的說。「難道我們有點呆相麼？」

「你的話說得很笨，」阿爾對瑪克司說。「你同這種孩子發什麼議論？噲

，「他又對佐治說，「叫那黑人走出來。」

「你要他來幹什麼？」

「沒有什麼。你自己想，伶俐的孩子。我們對一個黑人會怎麼的？」

佐治打開通廚房的小窗，喚道：「莎姆，到這裏來一下。」

通廚房的門打開了，黑人走進來。「有什麼事？」他問。在櫃檯前的兩個人對他看了一眼。

「好，黑人。你就站在那兒，」阿爾說。

黑人莎姆穿着圍身，站在那兒，釘着那兩個坐在櫃檯前的人看，嘴裏應着：「是，先生，」阿爾便從高凳跳下來。

「我同黑人和伶俐的孩子到廚房裏去一下，」他說。「黑人，回廚房去。伶俐的孩子，你也和他一道去。」那個身材短小的人跟在尼克和廚司莎姆後面

，到廚房裏去了。他們一走進廚房，門就砰的關上。那個叫瑪克司的，坐在櫃檯前，面對着佐治。他可不朝佐治看，而在窺視鑲在櫃檯後面的鏡子。這亨利點心店原是由一爿酒店改造的。

三 「唔，伶俐的孩子，」瑪克司一邊說，一邊儘在朝着鏡子望，「你爲什麼」
不講話呢？」

小 「噲，阿爾，」瑪克司喊着，「伶俐的孩子要知道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業 「你爲什麼不告訴他呢？」從廚房裏傳出阿爾的聲音來。

書 「你究竟怎麼想想呢？」

「我不知道。」

「那麼你在想什麼呢？」

瑪克司說話時，一逕望着鏡子。

「我不願說。」

「噲，阿爾，伶俐的孩子說他不願把他所想的都說出來。」

「我聽得見的，好，」阿爾在廚房裏說着。他把那碟子遞進廚房的小窗打開了，用胡椒瓶撐着。「噲，伶俐的孩子，」他從廚房裏對佐治說。「站得離櫃檯遠一點。瑪克司你稍爲靠右邊一點。」他倒像一位照相師在佈置拍團體照。

者
「告訴我，伶俐的孩子，」瑪克司說。「你覺着有什麼事故要發生了？」
佐治一句話不說。

「我可告訴你，」瑪克司說。「我們要殺死一個瑞典佬。你可知道那個大幹子叫奧兒·安特生的？」

「知道的。」

去看影戲麼？」

「他每天晚上都來此地吃東西的麼？」

「他有時候來的。」

「他到此地是六點鐘，是不是？」

「如果他來的話。」

「這些我們全都知道了，伶俐的孩子，」瑪克司說。「談些別的罷。你常

「難得的。」

「你應該常常去看看。影戲對於一個像你這樣伶俐的孩子是好的。」

「你們爲什麼要殺死奧兒，安特生呢？他對你們有什麼過不去的事？」

「他永不給我們一個機會，幹點什麼事情。他甚至從不接見我們。」

「他祇來看過我們一次，」阿爾從廚房裏說。

暗 殺 者

他們倆個紮得好像尼庵裏的一對尼姑。」

「那麼你是在尼庵裏了。」

「這是你永遠不知道的。」

「你原來是在一個真正的尼庵裏。原來你是在尼庵裏啊。」

佐治擡起頭來看看時鐘。

「如果有人進來，你就告訴他廚司走了，如果他們再追問下去，你就說你

「那麼你們爲什麼事要殺死他呢？」佐治問。

「我們是爲了一個朋友要結果他。爲了討一個朋友的好，伶俐的孩子。」

「閉嘴，」阿爾從廚房裏說。「你太噁嘴了。」

「唔，我要伶俐的孩子愉快一點，是不是，伶俐的孩子？」

「你的話太多了，」阿爾說。「黑人和我那好孩子卻在自己作樂呢。我把

可自己下廚房去做菜，這點辦得到麼，好孩子了？」

「好，」佐治說。「過後你們可要把我們怎麼樣呢？」

「那是要看了，」瑪克司說。「這種事情不到時候是永不明白的。」

三 佐治再擡頭朝時鐘了一下，已是六點一刻了。店門從外面開進來。一個開
通 電車的走了進來。

小 「哈羅，佐治，」他說。「有晚飯吃麼？」

叢 「廚司莎瑪出去了，」佐治說。「他大約要過半點鐘纔回來。」

曹 「那我還是到街上別分店裏去罷，」開電車的人說。佐治看看那時鐘，六

點已過二十分了。

「好極了，好孩子，」瑪克司說。「你是一個真正的小紳士。」

「他知道我要飛去他的頭，」阿爾從廚房裏說：

「不，」瑪克司說。「不要那樣說，伶俐的孩子是好的。他真是一個好孩子，我喜歡他。」

到了六點五十分，佐治說：「他是不來了。」

另外有兩個客人來到這點心店裏。佐治便到廚房裏去，很會做似的做了一客火腿蛋夾肉麵包那是一個客人要帶回去的。在廚房裏他看見阿爾了，那頂圓頂氈帽歪戴在背後，坐在靠近小窗的高檯上，鋸截似的霰彈鎗，放在架子上。尼克和廚司背靠背的在一個角落裏，他們兩個人的嘴裏，都塞着一塊手巾。佐治做好了夾肉麵包，用油紙包着，放在那隻帶來的袋子裏，於是那個客人付了錢就出去了。

「好孩子什麼事都能辦，」瑪克司說。「他既能做菜，那就什麼都能做了。你娶了女人也可以使她成個好老婆，伶俐的孩子。」

「唔？」佐治說。「你們的朋友奧兒·安特生是不來了罷。」

「我們再等他十分鐘看，」瑪克司說。

瑪克司注視着時鐘與鏡子。時鐘的針指在七點鐘了，不一會又指在七點零五分鐘上。

三

「噲，阿爾，」瑪克司說。「我們還是走罷。他是不來了。」

小

「我看還是再等他五分鐘罷，」阿爾從廚房裏說。

叢

在這五分鐘裏，又有個客人進來，於是佐治就說廚司患了病。

書

「你們幹麼不另請廚司呢？」那個客人問。「你們不想開點心店了麼？」說罷，他就出去了。

「噲，阿爾，」瑪克司說。

「把兩個好孩子和黑人怎麼辦呢？」

「他們都是好的。」

「你以為是好的？」

「當然。我們已用過他們了。」

「我可不喜歡，」阿爾說。「拖泥帶水的，你太嚕囉了。」

「哦，幹麼的？」瑪克司說。「我們只是說說笑話，不可以麼？」

「你老是那樣太多開口的，」阿爾說。他從廚房裏走了出來。霰彈鎗的彎曲的鎗身，在他那穿着太緊的外套下面，微微凸了出來。他用帶着手套的手把上衣拉直了一下。

「很久了，好孩子，」他對佐治說。「你交了好運道了。」

「真的，」瑪克司說。「好孩子，你該去買買跑馬票看。」

他們兩個出門去了。佐治從玻璃窗裏看他們走過孤燈，穿過街道。他們穿

了很緊的外套，戴了圓頂氈帽，好像兩個法國賣技的人。佐治從彈簧門裏走向廚房去，把尼克和黑人解了下來。

「這種事情我受不了，」廚司沙姆說。「這種事情我受不了。」

尼克站了起來。他從沒有嘴裏塞手巾的經驗。

「哼，」他說，「真叫見鬼。」他強要裝出虛張聲勢的神氣。

「他們是來殺奧兒·安特生的，」佐治說。「他們要等他進來吃東西時向

他放鎗。」

「是那個奧兒，安特生麼？」

「當然囉。」

廚司用拇指摸摸自己的嘴角。

「他們都走了？」他們。

暗

殺

者

好。」

「唔，」佐治說。「他們已走了。」

「討厭，」廚司說。「這種事我可受不了。」

「噲，」佐治對尼克說。「你最好去看看奧兒·安特生。」

「好。」

「這種事情，你還是不去管他們的好，」廚司沙姆說。「不要多管閑事的

「你不高興去就不要去罷，」佐治說。

「一捲入到這種事件，你怎麼辦呢，」廚司說。「你不要去管這閒帳罷。」

「我可要去看他，」尼克對佐治說。「他住在那裏？」

廚司把頭掉轉了。

「年輕的孩子只知道要幹什麼就幹什麼，」他說。

「他住在希爾士公寓，」佐治對尼克說。

「我到那兒去跑一趟罷。」

門外弧燈從一株枝幹光光的樹裏照下來。尼克沿電車路走去，走到第二盞弧燈的地方便彎入一條小路。沿街第三所房子便是希爾士公寓了。尼克跨上二層階沿，拉一下鈴，便有個婦人走到門口來。

「奧兒，安特生是住在此地的麼？」

「你要見他麼？」

「是的，如果他在家的話。」

尼克跟在那婦人後面，走完了扶梯，走到走廊盡頭。她在門上敲了一下。

「那——個？」

「安特生先生，有人來看你，」那女人說。

「是尼克·亞當斯。」

「進來。」

尼克打開了門，走了進去，奧兒·安特生和衣直躺在牀上。他本是一個重量錦標比賽家，他是睡得太久了。他的頭枕着兩個枕頭。他可並不朝尼克看一下。

「有什麼事麼？」他問。

「我在亨利點心店裏，」尼克說，「有兩個傢伙到店裏來，把我和廚司綁住了，他們說要殺死你。」

他說話時，聲音有點笨腔，奧兒·安特生一聲不響。

「他們把我們關在廚房裏，」尼克繼續說。「他們要在你來吃晚飯時用鎗打死你。」

奧兒·安特生儘朝牆望着，一句話不說。

「佐治覺得我來通知你一聲的好。」

「這種事，我是沒辦法的，」奧兒·安特生說。

「我可以告訴你，他們的樣子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知道他們的樣子怎麼樣，」奧兒·安特生說。他儘望着牆頭。」

三
通
小
謝謝你特地來通知我。」

「那是沒有什麼的。」

尼克望着那直躺在牀上的巨人。

「我去報告警察好不好？」

「不，那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奧兒·安特生說。

「那麼我還有什麼事可幹？」

者 殺 暗

「不，沒有什麼事可幹的了。」

「也許那只是一種恫嚇罷。」

「不，那不祇是一種恫嚇。」

奧兒·安特生翻轉身去朝着牆。

「唯一的難處，」他對着牆說，「我還決心不起來，要不要出去。我今天整天在這裏。」

「你不能逃出這市鎮麼？」

「不能，」奧兒·安特生說。「我就是轉輾逃着也已沒辦法了啊。」

他還是朝牆望着。

「現在已沒法可想了。」

「你不能設法收拾一下麼？」

「不能。我弄錯了。」他還是用同樣平淡的調子說。「無論如何沒辦法了。停一會，我決計跑出去罷。」

「我還是回去關照一聲佐治罷，」尼克說。

三 「好，再會，」奧兒·安特生說。他並不掉轉來朝尼克看。「謝謝你特地來通知我。」

小 尼克出去了。他在關門時，看見奧兒·安特生穿着全身衣服，朝着牆直躺在牀上。

書 「他整天在自己房裏，」房主婦在扶梯邊說。「我想他大概身體不好吧。」

我曾經對他說：「安特生先生，像這種晴明的秋天，你該出去走走啊。」但他似乎沒有這種興致。」

「他不想出去。」

「他身體不大好，我很不安哩，」那婦人說。「他是一個怪好的好人呢。你知道，你是一個鬥拳家啊。」

「我知道。」

「你不仔細看他的面貌是永不會知道的，」那婦人說。他們站在街門口談着。「他是很柔和的呢。」

「好，再會，希爾士太太，」尼克說。

「我不是希爾士太太啊，」那婦人說。「她是此地的老闖娘。我只是來爲她照顧的。我是『密修斯』柏爾」

「那麼，柏爾太太再會罷，」尼克說。

「再會，」那婦人說。

尼克在黑暗的街道上走着，走到了孤燈下的轉角上，於是沿着電車路，回

到了亨利點心店。佐治還在裏面，在櫃檯後面。

「你會到了奧兒麼？」

「會見的，」尼克說。「他在自己房裏，不想出來。」

廚司聽見尼克的聲音，從廚房裏把門打開了。

「這種話我聽也不要聽，」他說着就把門砰的關上了。

「你把這事件告訴了他麼？」佐治說。

「當然囉。我告訴了他，可是這事件他卻統統都知道。」

「那麼他打算怎麼樣呢？」

「他不打算怎麼。」

「他們將殺他啦。」

「我想他們將……」

「他一定在支加哥捲入什麼事件了。」

「我也這樣想，」尼克說。

「那倒是一件可厭的事情呢。」

「那簡直是一件可怕的事，」尼克說。

他們一聲不響了。佐治走去拿了一塊揩布，拭着櫃檯。

「我很奇怪，不知他幹了什麼事？」尼克說。

「作弄了人罷。他們因此要結果了他。」

「我要逃出這市鎮，」尼克說。

「唔，」佐治說。「逃走倒也是個辦法。」

「我想到他在房裏等着，而且知道快要被殺死了，這事我受不了。這是太可怕了。」

「唔，」佐治說，「這種事情你還是不要去想的好。」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一)

名家創作選★	一〇〇一	魯迅郁達夫等	創作集錦★	一〇一五	張資平等著
名家散文選★	一〇〇二	茅盾豐子愷等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六	高斯華綏等
英文學習法★	一〇〇三	林語堂詹文滄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七	愛倫坡等
兒童戲劇集★	一〇〇四	本局編輯部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八	莫泊桑等
超人★	一〇〇五	謝冰心著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〇	吉百齡等
鄉間的悲劇★	一〇〇六	塞先艾著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一	劉易士等
阿Q正傳★	一〇〇七	魯迅著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二	法朗士等
野草★	一〇〇八	魯迅著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三	霍普特曼等
地上的樂園★	一〇〇九	廬隱女士著	子愷隨筆★	一〇二四	豐子愷著
西施與昭君★	一〇一〇	顧一樵等著	聖陶隨筆★	一〇二五	葉紹鈞著
荒地★	一〇一一	方西著	冬兒姑娘★	一〇二六	謝冰心著
文飯小品★	一〇一二	周作人著	戀史★	一〇二七	廬隱著
素十箋★	一〇一三	陸晶清著	平屋隨筆★	一〇二八	夏丏尊著
愛眉小札★	一〇一四	徐志摩遺著	蛤藻集★	一〇二九	老舍著

春	風★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彷彿	得★	一〇三一	魯迅著
吶	喊★	一〇三二	魯迅著
幽默文	選★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湘隨筆	★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時代的舊悲劇	★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明燈	★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邊文學	★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盾選集	★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己的文章	★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屋雜文	★	一〇四〇	夏丏尊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1	★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2	★	一〇四二	蘇絲漪等著
蜜味的夜	★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在想	★	一〇四四	曹禺著
驢子和騾子	★	一〇四五	魯彥著
塔	密★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遲	暮★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饋	情★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韻	英集★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惠澤公	公★	一〇五〇	魯彥著
茅盾隨筆	★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兒	心★	一〇五二	落華生著
文	珍★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藥	箭★	一〇五四	寒穀等著
慘	霧★	一〇五五	許傑等著
冰心散	文★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算情	書★	一〇五七	丁玲等著
橋	上★	一〇五八	魯彥著
嚴肅的生	活★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嶺之春	★	一〇六〇	張資平等著
平常的故	事★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光不是她的了	★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戀	★	一〇六三	巴金等著

海	的	圖	畫	一〇六四	羅墨芷著
雪	的	除	夕	一〇六五	張資平等著
殘			冬	一〇六六	茅盾等著
五	十		元	一〇六七	王統照等著
出			獄	一〇六八	何家槐著
猴	子		控	一〇六九	臧克家等著
雪			地	一〇七〇	何穀天等著
鐵	窗	之	花	一〇七一	林房雄等著
男	清		姬	一〇七二	近松秋江等著
其	傻	子	的	一〇七三	芥川龍之介著
惡			魔	一〇七四	谷崎潤一郎等著
冰	結	的	跳	一〇七五	中河與一等著
美	少		年	一〇七六	有島生馬等著
雪	的	夜	話	一〇七七	里見弴等著
河			童	一〇七八	芥川龍之介著
富	美	子	的	一〇七九	谷崎潤一郎著
無	名	作	家	一〇八〇	菊池寬等著
歸			來	一〇八一	莫泊桑著
羊	脂		球	一〇八二	莫泊桑著
克	蘭	比	爾	一〇八三	法朗士著
小	天		使	一〇八四	安特列夫等著
一	個	陌	生	一〇八五	薩伐格著
迷	途		途	一〇八六	托爾斯泰著
保	羅	的	罪	一〇八七	卜脫等著
淑			女	一〇八八	杜斯妥亦夫斯基著
拓	榴	石	的	一〇八九	庫卜林著
五	月	之	夜	一〇九〇	哥果爾著
胡	適	論	文	一〇九一	胡適著
胡	適	論	文	一〇九二	胡適著
名	家	譯	作	一〇九三	魯迅等譯
現	代	詩	家	一〇九四	朱湘著
詩	的		話	一〇九五	朱湘著
隨	踪		記	一〇九六	魯彥著
小			草	一〇九七	許傑等著

落	我的	抗	紳士的	孤	隨筆與短	落	靈魂受傷	隱	她倆的	包氏父	八	鷓鴣	嗅妻房的男人	色	夫	童	小	定			
魄	育	爭	太	雁	評	花	者	匿	日	子	圖	聲	人	彩	婦	貞	病	兒			
一〇九八	一〇九九	一一〇〇	一一〇一	一一〇二	一一〇三	一一〇四	一一〇五	一一〇六	一一〇七	一一〇八	一一〇九	一一一〇	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	一一一三	一一一四	一一一五	一一一六			
王以仁等著	沈從文著	葉紹鈞著	沈從文著	王以仁等著	魯迅茅盾著	野蕪等著	巴人等著	許傑等著	凌叔華等著	張天翼著	沈從文著	羅昔等著	瀧田泣堇等著	武田麟太郎等著	國木田獨步等著	豐島與志雄等著	片岡鐵兵等著	久米正雄等著			
橋外	戀	署	人	兄	論	涯	近	拉	詔	水	圍	歌	昏	猢	士	友	樂	錄	錄	鐘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森鷗外等著	菊池寬等著	國木田獨步著	志賀直哉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菊池寬著	托爾斯泰著	梭羅古勃等著	易卜生著	蕭伯納著	霍桑等著	莫泊桑著	沙多維奴等著	什郎斯哥等著	土草拉斯等著	柴霍甫等著	皮藍得婁等著	紀德著	歐文著	霍桑著	霍普特曼著	谷崎潤一郎著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器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暗殺者

漢敏威等著

黃源等譯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中村正明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印刷所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南京興安大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代理店

印刷者
門市部
分局

作者
譯者
編輯者
發行者

